# 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五十五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下三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楚之京山人萬厯己丑進士知縉雲縣調永嘉入爲禮科給事中改户科上開礦税奄人陳增䧟益都知縣吳宗堯逮問先生劾增申救宗堯税

奄魯保李道請節制地方有司先生言地方有司皇上所設以牧民者也中使皇上所遣以取民者也今既不能使牧民者禁禦其取民者已為僞矣而吏使取民者箝制其牧民者豈非縱虎狼入牢而恣其搏噬哉又劾輔臣趙志皐力主封貢事敗而不坐鼠首觀望誤國不忠於是內外皆怨已亥大計京朝官以浮躁降宜興縣丞量移江陰知縣不為要人所喜考下下再降遂挂冠而歸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

著為解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明代窮經之士先生
實為巨擘先生以淳于髡先名實者為人是墨氏兼愛
之言後名實者自為是楊氏為我之言戰國儀秦鬼谷
凡言功利者皆不出此二途楊墨是其發源處故孟子
言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所以遂成戰國之亂不得
不拒之若二子徒有空言無關世道孟子亦不如此之
深切也此論實發先儒所未發然以某論之楊墨之道
至今未熄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

楊墨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夫無所為而為之之為仁義佛老從死生起念只是一個自為其發願度衆生亦只是一個為人恁他說元說妙究竟不出此二途其所謂如來禪者單守一點精魂豈不是自為其所謂祖師禪者純任作用豈不是為人故佛氏者楊墨而深焉者也何曽離得楊墨㝡曰豈惟佛氏自科舉之學興儒門那一件不是自為為人仁義之道所以滅盡其以為自古至今只有楊墨之害更無他害楊子雲謂古

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豈非夢語今人不識佛氏底緼將楊墨置之不道故具闢佛氏亦無關治亂之數但從門面起見耳彼單守精魂者不過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龍蛇無容闢之其純任作用一切流為機械變詐者方正彌天漫地楊墨之道方張而未艾也嗚呼先生之學以下學上達為的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真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下學者行也上達者知也故於宋儒主靜窮理之學皆以為懸空著想與佛氏

之虛無其間不能以寸然按先生之下學即先生所言之格物也而先生於格物之前又有一段知止功夫亦只在念頭上未著於事為此處如何下學不得不謂之支離矣

知言學以性善為宗以養氣為入門以不動心為實地以時中為妙用　性即至善不待養而其體常定不定者氣動之也故其要只在養氣　性者靜也無為之先本無不善桀紂幽厲有為之後也氣習勝也天道於穆

本無不善戾疹乖戾毒草猛獸有爲之後也氣化勝也

志氣之帥也此乃天然妙用人心起一念氣即隨念而動真宰凝定氣自蟄伏中心坦坦氣自舒暢所以養氣又在調心　浩然之氣與呼吸之氣只是一氣　一點虛靈內照自然渣滓銷鎔以是益信人性本善若非性善何以性現衆欲便消今人疑性有不善蓋認情識爲元神耳不是性之本體何怪乎不善　一點靈知時時刻刻事事物物寂然不昧便是有事的的真功行時

知行坐時知坐呼吸語嘿細微無不了了自知自然性常見而氣聽命此謂性善此謂知止此謂止於至善日間寧靜時多則性見閙擾時多則氣雜要之塵勞喧譁中自有安身立命處氣常運性常定何動不静　本𧖟人念頭常方方硬硬以此認不動非也念頭若不圓活觸着便惱磕着便搖須放教平和滿腔春意則氣不調而自調心不定而自定　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

心何時妥寧須猛力斡轉習氣勿任自便機栝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為怒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景象須臾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為喜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景象須臾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　喜怒雖大賢亦不免但能不過其則耳若順亦不喜拂亦不怒則是性死情灰感之不應觸之不動木石墻壁皆聖賢矣　有事只是一個乾知

心所以大者以其虛也若滯在一處只與司視司聽者無别有礙則小無礙則大　但得閒時則正襟嘿坐體取未發氣象事至物來從容順應塵勞旁午心氣愈加和平不必臨事另覓主宰但能平心定處從容順應即凡順應者即是主宰多一層計較多一番勞擾　性體至静而明静故寂寂明故生生顯微無間仁智一體動静一源此天命之本然也天命不已處即是於穆處盈兩間四時日月寒暑晝夜來而往往而來草木苗而秀

秀而實人物幼而壯壯而老刻刻流行時時變易俄頃停滯即不成造化矣人性若斷滅枯槁豈是天命之本然故曰離動非性厭動非學　無事端嘿凝神内外根境一齊放下有事儘去思量儘去動作只要傀儡一線不放根蔕在手手舞足蹈何處不是性天　約禮只是主敬以敬履事之謂禮以禮操心之謂敬儒道宗旨就世間綱紀倫物上著脚故由禮入最為切近其實欛柄只一點靈性惺惺歴歴便私欲浄盡天理流行日用倫

物盡是真詮但聖人下學上達不如此說得元虛子思後來提出未發之中教人戒懼慎獨直從無始窟中倒底打迸出來刀刀見血矣　乾元資始萬物化育流行窮歷不變只緣太虛中有一個貞觀作主自屈自伸自往自來無心而成化故曰乾以易知曰健曰專曰直皆易知之妙用也人心一念虛靈惺惺內照自與天道同運並行今人念頭無主膠膠擾擾精明日消乃禽乃獸是謂背天　論語思無邪禮記儼若思二語為聖功之

本不思之思為儼若思不偏之思為正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一片虚靈靜而常照與宇宙同體萬象森羅故曰大非計較分别之思謂之大也計較分别之思皆謂之邪一有所著即非中體非必放縱而後謂之邪也　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非儼若無邪之本體者是真思即是真學豈得殆而無益　養心先要識心體孟子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先儒謂先有個物方去養方為長白沙詩云

存心先要識端倪此之謂也吾儒謂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禪門謂之本來面目元門謂之五行不到處白沙詩須臾身境俱忘却一片圓融大可知即此境界是萬物皆備仁之全體也便是端倪識此方去日用上護持工夫纔有下落先輩謂如雞伏卵如龍養珠先要有珠有卵方去抱養非茫茫泛用其心也　日用感遇情識牽纏千頭萬緒如理亂絲昔人有環中弄丸之喻胸次何灑然也環中者於此去彼來交繼之間圓轉平等無

牽强湊合之迹也弄丸者因一彼一此各正之理隨物應允無凝滯罣難之苦也上士以應用爲樂下學以酬酢爲苦但十分苦中得一二分輕省即是討著把柄直到無意必固我從心所欲發而中節地位方是最上頭爲仁在養氣心氣和平自然與萬物相親　今人血氣運動即謂之生都不知自已性命安頓何處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　天道只一個乾知作主更無第二知所以亘元會運世時行物生貞常不變若有第二知便

費撇弄安排必然生出許多怪異時序都要顛倒錯亂
人心多一個念頭便多一番經營　大道不分體用治
人即是修已士君子待人接物處事一有差謬即是心
性上欠圓融試隨處返照自當承認　萬物若非一體
天下無感應矣　為人子弟日用問安視膳温清定省
唯諾進趨隅坐徐行奉杖進履種種小節在家庭父母
兄長之前行之緜緜都是性命精髓流洩出來所以為
至德要道　有目能見無目即無見有耳能聞無耳即

無聞有血肉軀便有我無血肉軀即無我有計較思量便有心無計較思量即無心此凡夫局於形氣所謂顛倒迷惑沉淪生死為可悲憫者也悟中人須不假五官四肢閉明塞聰兀然枯朽而光瑩朗鑑到處空明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羅方為知者　形氣有生死性無生死性自太虛來與太虛同體附形氣而為性形從太虛中結聚故不離太虛之本然譬如氷從水生所以性體與虛合也形毀氣散之後一點虛明不被情識牽纏復

還太虛去若被情識牽纏展轉汨沒依舊化形化氣少不得太虛本然仍在如金雜銅中百刼不壞直待銅質銷盡金體復現 今人病痛只為心不在軀殼內所以形空氣散日趨朽敗若心在身中食知食視知視聽知聽一切運動喘息無不了了自知則神常凝氣常聚精常固昔賢所以言心要在腔子內也 天地元氣只在兩間兩間內運用保合不泄所以天長地久日月只在兩間內代明所以久照今人精氣神識渾在外面發洩無餘

安得不敗漏銷竭以至死亡　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營義訓明亦訓動即魂也動而明者為魂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註曰魂人陽神也魄人陰神也魂魄具而成人二者相守魂日也魄月也天道日月相推而明生人身魂魄相守而靈發月附日而生光魄附魂而生靈晝陽勝白日動作魂用事也魄即伏其間陰不離陽也夜陰勝向晦宴息魄用事也魂即守其宅陽不離陰也魄精重濁離魂則沉在夜則為鼾寐在晝

則為昏惰頑冥一切貪著不仁之患魂神輕清離魄則浮在晝則為散亂馳逐在夜則為驚悸狂呼展轉不寧之患故攝生者以魂為主魂勝而魄受制則志氣清明神守光朗為賢為聖魄勝而魂受制則私欲横行邪暗蔽塞為狂為愚魂不守魄則官曠宅空神外馳而形無檢破耗銷竭為病為死故曰載營魄抱一載者並畜同處之意抱一者渾合不離之法也

四書攝提凡事君者盡忠謀國以求必濟不可輕棄其

身處困者畏天凝命以求遂志不可輕棄其命如是則君事無不終而已志無不遂至於萬不可已舍身殉命良非得已豈謂凡事居者先意其必亡遂委身棄之乎世儒不達於為臣輒云不有其身於處困輒云不有其命但求塞責不顧委托無濟困之才適以自喪其軀豈聖人教人之本意哉夫道貴通變易戒用剛儒者固執用剛舉天下國家之重祗以供吾身之一擲經術不明身世兩誤可不慎歟　不求安飽朱註志有在而不暇

及所以敏於事其實飲食居處亦便是事恒情食輒求飽居輒求安所謂有事而正也見小欲速偷久習氣學道者逞一毫習氣不得著一毫私意不得穿衣喫飯都是事　博士家終日尋行數墨靈知蒙閉没齒無聞昔沿習格物窮理先知後行捕風捉影空談無實學者求真知須躬行實體行之而後著習矣而後察向日用常行處參證自然契合　人情所謂好惡者好他人惡他人耳聖人所謂好仁惡不仁者自好自惡也世所謂好

仁惡不仁見可好之在仁可惡之在不仁耳聖人所謂好仁即是為仁所謂惡不仁即是去不仁　論語無空虛之談無隱僻之教言性即言習言命即言生死與廢言天即言時行物生言仁即言工夫效驗言學即言請事條目意不離物心不離境理不離事學不離文道不離世天不離人性天不離文章故曰下學而上達高界一也遠邇一也道器一也形性一也理氣博約知行皆一也一即貫貫即一故曰一以貫之後儒事事物物分

作兩叚及具蔽也遂認指為月畫地為餅蹠虛為實貴無而賤有離象而索意厭動而貪靜遠人而為道絶俗以求真清虛寂滅之教盛而規矩名法蕩然矣　人性雖善必學習而後成聖賢赤子雖良養之四壁中長大不能名六畜雖有忠信之資不學不成令器荀卿疑人性為惡以此夫性本虛靈人之生理何有不善如五穀果實待人栽培委之閒曠其究腐敗耳可謂五穀果實本無生理乎浮屠稱無學以求見性所以荒宕馳騁敗

常亂俗也　聖人於道但教人行不急責人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使民由之而已知則存乎賢者縱不知能由亦有所範圍而不及於亂如天下仁人孝子少養生喪祭之禮不廢即賊子亦少必若責養生者以深愛和氣責居喪者以三年不言責祭祀者以七日戒三日齋洋洋如在不惟孝子慈孫不多得將并奉養哀麻祭享以為難行故聖人制禮因人情而節文小大由之正以此二氏執途之人責以明心見性致虛守靜未可得反

使世人迷謬不知所趨故道者卑近平常人情而已

道不離宇宙民物二氏言道出宇宙民物之外理學言道藏宇宙民物之中聖人禮樂即道四科即學二氏以民物為幻以空寂為真故道出於世外理學以有形為氣以無形為理故道藏於世中二氏不足論儒者學為聖人分理氣為二舍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别求主静窮理豈下學而上達之本教

養身者將天地萬物無邊光彩一齊收攝向身來醖釀停毓然後發生有身而後

有天地萬物無已是無天地萬物也故已重於天地萬物尋常行處常知有已即是放其心而知求　下學而上達一語為學的世儒與二氏教人先知聖人教人先行故學習為開卷第一義學習即行也悅則自然上達悅即知知即好且樂故悅葢由之而後知之也孟子謂行不著習不察者彼為終身由之而不知者發也終身由之而不知猶然不行不習不由也真能行習未有不著察者也故道以行為本聖人教諸子不過尋常踐履

躬行實地其所謂正心誠意盡性知命者已即在其中矣　知與識異知者太虚之元神即明德之真體太極初分陽明為知陰暗為識暗中亦有明浮屠謂之陰識在天日為陽魂猶知也月為陰魄猶識也在人旦晝魂用事為知昏夜魄用事為識識附知生還能蔽知知緣識掩還以牢識故旦晝亦不能離識夢寐亦不能離知知為主勿為識奪即知即止也知不能為主隨識轉移雖知不能自止學者但使明德常主便是知止　自欺

最是雜念妄想為甚未有可好可惡之物空想過去未來此是念頭上虛妄未見施行不為欺人祗自欺也及事物到前蒙蔽茍且不能致知及物惡惡不能如惡臭好善不能如好色自家本念終成欠缺是謂不自慊較自欺加顯矣自欺在未有好惡前不止不定不靜不安不可與慮而戒之之法全在知止自慊在既有好惡後能絜矩能忠信加諸家國天下身心無欺而求慊之功在致知格物故中庸言誠必兼物我始終純一乃為至

誠與大學誠意在致知格物正同大抵恒人意不誠由妄念多所以勿自欺為始始於知止有定也欲誠意必待擴充所以自慊為終終於物格知至也　宇宙間惟物與我意在我物在天下往来應感交涉之端在知致吾知往及物謂之格格至也推吾之知至彼物邊攝天下之物歸吾意邊故曰致知在格物　意惟惡念知其非而任之是自欺若善念何嫌往來禪家并善念掃除乃至夢寐亦欲自主與覺時同如夢覺可一則晝夜亦

可一生死亦可一其實晝夜生死焉可一惟生順死安便是生死一晝作夜息便是晝夜一善則思行惡則思止便是行止一意苟無邪便是有意無意一勿自欺者不專在止念在知是知非知其所當止而止之止固不自欺也知其所不必止而不止不止亦非自欺也蓋思者心之官聖功之本禪家必以不起念為無礙儒者襲其旨刻厲操心乃至旋操旋舍忽存忽亡反以知止為難失之遠矣禪寂無念但念起不分善惡皆自欺聖教

善是善惡是惡覺是覺夢是夢茍夢覺不一在人即為自欺將晝夜不同在天地亦是自欺乎不通之論也

近代致良知之學秪為救窮理支離之病然矯枉過直欲逃墨而反歸楊孟子言良知謂性善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然自明自誠先知先覺者少若不從意上尋討擇善固執但渾淪致良知突然從正心起則誠意一關虛設矣致知者致意中之知無意則知為虛影而所致無把柄須意萌然後知可致人莫不有良心邪動膠擾

於自欺必先知止定靜禁止其妄念以達於好惡然後物可格知可致意可誠若不從知止勿自欺起胡亂教人致良知妄念未除自欺不止鶻突做起即禪家不起念無緣之知隨感而應不管好醜一起直入與中庸擇執正相反既有誠意工夫何須另外致良知不先知止勿自欺以求定靜安慮從得良知呈現致之以格物乎

中之一字自堯舜開之曰允執厥中然未明言其所謂中也夫子始言中庸中即庸也庸之言用也百姓日

用即中也大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執兩端即執中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即兩端也孟子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即兩端兩端者執而無執是謂允執後儒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間為中是執一也中有過時自有不及時過與不及皆有中在如冬有大寒亦有熱夏有大暑亦有涼不可以其不及而謂之非冬夏不可以其太過而謂之非寒暑也　中即性也性含舒慘喜怒哀樂未發混同所以為不測之神發皆中節植本於

此若但有喜樂無哀怒有哀怒無喜樂則偏方一隅不活潑必以中節為和者中不可見聞和即可見聞之中中無思為和即思為之中無和則中為浮屠之空寂耳聖人言中向用處顯所以為中庸教人下學而上達徹之顯隱之見誠之為貴也　未發在未有物之先所謂一也神也形而上也無過不及在既有為之後器也形而下也無過不及者形象之迹未發者不睹聞之神不可相擬　有圓融不測之神而後可損益變通以用中

未用只是兩端兩端者無在無不在所謂圓神也一而非一二而非二故曰兩端（合虛實有無而一）不論已發未發但氣質不用事都是未發之中　知行合一離行言知知即記聞離知言行行皆習氣　道由路也共由為路日用常行實在現成無論微顯內外但切身心人物事理可通行者皆道是謂之誠無當於身心人物事理雖元妙無用不可行皆是虛浮不可以為道即切身心事物人猶昏迷故佚氣質用事離實亦虛也故聖人教人

擇善固執只在人倫庶物間神明失照則荊棘迷路神明作主則到處亨通舍此談元説妙捕風捉影畫蠹虛浮故曰明則誠矣誠則明矣著實便是誠惺覺便是明誠明而能事畢矣　問天地不二不測曰太極未判渾沌沌沌太極初判一生兩分兩抱一立以為一而兩已形以為兩而一方函不可謂一不可謂二第曰不二不二者非一非二之名陽動陰靜翕闢相禪一以貫之是曰不測在人心推巳發之和與未發之中交致而萬感

萬應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譬如作樂樂器是一中間容戛擊搏拊連器成兩音是一中間有輕重緩急曲折空歇處連音成兩此一陰一陽之道參天兩地之數事物巨細皆然是謂不測朱子以存心為尊德性以致知為道問學存心者操存静養之謂致知者格物窮理之謂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來德性原不主空寂今以存心當尊德性則墮空寂矣問學原不止窮理今以致知當道問學則遺躬行矣德性實落全仗問學離問學而尊德性明

心見性為浮屠耳離德性而道問學尋枝摘葉為技藝耳除却人倫日用别無德性一味致知窮理不是實學學效也其要在篤行道由也道問學者率由之非記聞之也　夫無思無為寂然不動德性之虛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問學之實地也論感應之迹人心一日之間無思無為者不能斯須而論存主之神自幼至老其寂然不動者百年常住故曰不睹不聞莫見莫顯豈徒操存靜養無思無為謂之尊德性乎哉若是則所謂道

問學者亦風影耳　身無邪動即心正心無欺詐即意誠意無曖昧即知至事事物物知明處當即物格　世教衰道術裂日事浮華粉飾鋪張不識道體本初故子思微顯闡幽示人以不睹不聞無聲無臭之真使人斂華就實返本歸元非專教人遺事物静坐觀空如禪寂也且如論語言敬只是謹慎無敢慢之意不外修己事上而理學家必曰主一無適乃為敬使學人終日正襟危坐束縳桎梏胸臆以為操心曰戒慎不睹恐懼不聞

君子慎獨當如此畢竟張皇梲杌如捕風繫影徒費商量終無所得何如即事就境隨處隨時恂恂規矩從容和順自然内外渾融矣　禮曰體魄則降知氣在上知與氣非二知即氣也無氣即無知太虛渾是氣所以能神　氣即理之實處　剛大充塞者氣之分量所以稱浩然者也要其養氣不在剛大充塞處只在幾微存主中集義自然氣和心廣體胖上下同流世儒錯向剛大充塞處求謂易道貴剛與時中妙用逈隔大抵氣質不

用事即是養氣德性常主即是集義　學養氣即氣是事但不可著於事但不可著於氣平常執事凡事皆事但不可著於事著事便是勿求於心事在即心在心為主事不得為正便是心勿忘心勿忘則即事是心不必更於事外求心如心上添心即是助長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事理圓通心境不二求放心之要領也　養氣是徹上下合内外之道天地時行物生人身動作威儀皆氣也天命無聲無臭於四時百物上調停人心不睹不聞於動作威儀

上培養偏外則支離偏內則空寂聖學所以養未發之中於已發之和也　儀禮親喪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厥明日必往拜惟喪禮孝子不忍死其親棺中之賜衣衾含襚之類拜於既葬之後孟子為齊卿母卒王以卿禮賻之臧倉所謂後喪踰前喪衣衾棺槨之美皆王之賜路中論棺槨之美其故可知反於齊拜王賜也止於嬴止境上不入國也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於境為壇位而哭親至齊

境拜賜即返魯終喪也俗儒譏孟子不終母喪不考禮文之故也　道之大原出於天假使人性本無此道雖學亦不能洪荒至今不知幾億萬載習俗緣染斧斤戕伐此理常新茍非性善絕學無傳久矣豈書冊所得而留哉由學而能者萬不敵天生之一由不學而壞者一喪其天生之萬故學為要　七篇大抵與楊墨辯然七國時二子死久矣當世為害者非盡楊墨二子亦未嘗教人無父無君也要之楊子為我墨子為人當時遊士

無父無君皆起於自為為人故曰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此墨氏兼愛之言也後名實者自為此楊氏為我之言也千萬世功利之媒不出此兩途皆是無君父害仁義者也仁義者立人之道人知孟子為楊墨辯不知為當世不仁不義者辯也

孔子之道時中而已隨處適中包三才貫古今化育所以流行人物所以生成千變萬化所謂滄海之闊日月之光觀波瀾浩蕩然後知天下莫大於水觀光輝普照

然後知明莫大於日月若但窮源於山下涓涓耳仰觀懸象規規耳求本於聖心幾希耳故善觀水者於波瀾洶湧處善觀日月者於光明普照處善觀聖道者於萬象森羅處說者顧謂觀瀾知水之本觀容光知明之本夫水之本天一也日月之本二氣也觀者不於實而於虛不於顯而於微不於費而於隱何以觀何以見大觀天載於無聲無臭不於時行物生觀聖人於不睹不聞不於經綸變化所以世之學道者澄心嘿坐不於人倫

庶物躬行實踐則二氏之觀空無相為無量大千者而已以此言道豈孔子下學上達之旨

諫議吴朗公先生執御

吴執御字朗公台州人也崇禎間由進士擢刑科給事中初入考選宜興令其私人李元功邀致之先生不往御史袁弘勲金吾張道濬搏擊善類太宰王永光主之先生劾其詬貪祟墨宜避賢路永光尋罷上憂兵餉缺額先生言今日言餉不在創法而在擇人誠令北直山

西陜西凡近邊州縣罷去遢茸之輩勑吏部精擇進士盡行改選畀以本地錢糧便宜行事各隨所長撫吾民練土兵餉不取償於司農兵不借援於戍卒計無便於此不聽又劾宜興塘報奏章一字涉盜賊一字涉邊防輒借軍機密封下部明畏廷臣摘其短長他日敗可以捷聞功可以罪按也詞臣黃道周清廉不阿欲借試録處之未遂其私則遷怒儀部黃景昉楚録箴砭畀同必欲斥之李元功蔣福昌等夙夜入幕私人如市此豈大

臣壁立千仞不過羣小之所為哉奏上上切責之先生再劾三劾俱留中凡先生所言皆時局小人之深忌已而先生奏薦劉忠端曹于汴并及御史達大成所舉之姜曰廣文震孟中允倪元璐所舉之黄道周上責其徇濫御史吳彦芳言正人蟣伏尚多邪類鴟班半據薦曹于汴李邦華李瑾劾呂純如章光岳上以朋比下先生與彦芳於刑部坐奏事上書詐不以實律杖徒三年兵部員外郎華允誠劾溫體仁與閔洪學同邑相依驅除

異已而吳執御之處分遂不可解矣未幾先生亦卒有

江艫獨講一編其學大都以立誠為本而以坤二爻為

入門因合之乾三爻深佩宋儒居敬窮理之說至海門

言求已處亦篤信不疑故於克已閑邪謂不當作去私

說雖未洞見道體獨契往聖而一種擔當近理之識卓

然躬行君子也

江艫獨講克己工夫是一了百當其餘出門使民都是

逐件做工夫假如出門時聚起精神這出門時便是仁

使民時聚起精神這使民時便是仁劉夫子曰精神只是一個這能出門的精神便是能使民的精神此理月落萬川不分江河沼沚只人所見有不同然此語自是從親切體貼來者

祭祀感格乃生者之氣非死者之氣朱子入死未盡散之說尚從佛學來然難說只是生者之氣氣本無間屈伸有無皆氣也雖散而盡仍是死者之氣故曰反而歸者為鬼

天無時不動而天樞則不動劉夫子曰是動靜判然二物也天樞之動甚微如紡車筦一線極渺忽起其動安可見故謂之居其所其實一線之微與四面車輪同一運轉無一息之停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可以悟心體之妙故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此學不明

遂令聖真千載沉錮而二氏之說得以亂之　兩間可求惟已七尺可問惟心　喜怒哀樂稍有盈溢便是氣常存此心不為氣動即是無終日之間違仁



明儒學案卷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七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王鍔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下四

忠烈黄石齋先生道周

黄道周字幼元號石齋福之鎮海衛人家貧時時挾策遠遊讀書羅浮山山水暴漲隨澗中溯流而入得遇異人授以讀書之法過目不忘登天啟壬戌進士第選庶

吉士散館補編脩即以終養歸尋丁内艱負土築墓終
喪丙舍崇禎庚午起原官小人恨錢龍錫之定逆案借
袁崇煥邊事以陷之下獄論死先生抗疏頌寛詔鐫三
級陛辭因言易數皇上御極之元當師卦上九開國承
家小人勿用以諷首輔温體仁削籍為民丙子起右中
允上言慎喜怒省刑罰即如鄭鄤杖母之獄事屬曖昧
法不宜坐奉㫖切責丁丑進左春坊左諭德大學士張
至發選東宫官屬不及先生楊廷麟等之直講讀者以

讓先生至發曰道周意見不無少偏近日疏三罪四恥七不如有不如鄭鄤之語蔑倫杖母明旨煌煌鄤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為元良輔導乎給事中馮元飈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戊寅進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上御經筵問保舉考選孰為得人先生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始堪任用近來人才遠不及古況摧殘之後必須深加培養上又問對曰立朝之才存乎

心術治邊之才存乎形勢先年督撫未講形勢要害浪言鎮撫徒事矜張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寧錦三協兵僅十六萬似不煩别求供戰伐之用也未幾楊嗣昌奪情入閣陳新甲奪情起宣大總督方一藻以遼撫議和先生具三疏一劾嗣昌一劾新甲一劾一藻七月巳巳上召先生至平臺問曰朕自經筵畧知學問無所為而為之謂天理有所為而為之謂人欲爾疏適當枚卜之後果

無所為乎對曰臣無所私上曰前月二十八日推陳新甲何不拜疏對曰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劾疏以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矣臣所惜者綱常名義非私也上曰知爾素有清名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不受餽遺此可為廉未可為清也對曰伯夷全忠孝之節孔子遂許其仁上以為强說嗣昌出辯曰臣不生於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常再

辭而明言敦廹甚至臣父而在且不敢自有其身況敢有其子乎道周學行人宗臣實仰企之今乃謂不如鄭鄤臣始太息絶望鄤之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鄤何言綱常耶先生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鄤上責其朋比對曰衆惡必察豈得為比先生又曰古人對仗讀彈文嗣昌身為大臣理宜待罪豈得出而角口於是嗣昌引退上曰爾不宜誹謗大臣對曰臣與嗣昌比肩事主何嫌何忌而不盡言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

唯以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之人率多類此對曰少正卯心在欺世盜名臣之心在明倫篤行上以褊激恣口叱之去先生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口先生又為上辯忠佞者久之上怒甚然亦奪於公議止謫江西布政司知事蓋上素知先生清苦無私第三疏在杖卜之後小人中之者謂當杖卜之時隱忍不言睥睨宜麻宜麻不

得由是發憤耳上入此聞亦遂疑先生平生言行之出於僞也先是五月間先生草劾一藻新甲二疏俾長班投會極門長班恐疏上必敗故卜乃僞言會極門中官索錢先生無以應至會推吉下長班絕望始並投三疏故小人有此揣摩彼小人之識見亦猶夫長班之識見也庚辰江西廵撫解學龍疏薦地方人才謂先生堪任輔導上怒其朋比逮先生及解撫廷杖之下刑部獄户部主事葉廷秀太學生涂仲吉上書頌先生皆廷杖先

生在獄中同獄者多來問學偵事者上聞詞連黄文焕陳天定文震亨孫嘉績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上使鎮撫司雜治之連及者既不承至有戟手而詈者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改下北寺當是時告訐公行小人創為福黨之説以激上怒必欲殺先生而後已司寇劉澤深擬烟瘴遣戍再奏不允宜興出山天下皇皇以出先生望之辛巳十二月戊辰州衛一日上御經筵嘆講官不學宜興進曰惟黄道周識雖偏而學則長次輔蔣

入公因言道周貧且病乞移近戍宜興曰皇上無我之心有同天地既道周有學便可徑用何言移戍上笑而不言既退即御書原官起用未上而京師陷福王起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尋以祭告禹陵出棲遲浙水國亡之後奉唐王入福遂首政府是時政由鄭氏祭則寡人賜宴大臣鄭氏欲居第一先生謂祖制武職無班文官右者相與爭執鄭氏辭屈嫌隙遂成先生視鄭氏殊無經畧之志自請出關然不能發其一甲轉其斗粟徒以

忠義激發旬月之間揭竿雲集先生親書告身奬語給為公賞得之者榮於誥敕從廣信抵衢州為其門人所紿至婺源明堂里見執縶尚膳監絶粒十四日不死引決又不殊丙戌三月七日兵解年六十二先生深辯宋儒氣質之性之非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性則通天徹地只此一物於動極處見不動於不睹不聞處見睹聞著不得纖毫氣質宋儒雖言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畢竟從夾雜中辨別精微早已拖泥

帶水去也故知先生之説為長然離心之知覺無所為性離氣質亦無所為知覺如此以求盡性未免易落懸想有先生之學則可無先生之學尚須商量也

榕壇問業千古聖賢學問只是致知此知字只是知止試問止字的是何物象山諸家説向空去從不聞空中有個止宿考亭諸家説逐物去從不見即事即物止宿得來此止字只是至善至善説不得物畢竟在人身中然繼天成性包裹天下共明共性不説物不得此物粹

精周流時乘在吾身中獨覺獨知是心是意在吾身對照過共知共覺是家國天下世人只於此處不明看得吾身内外有幾種事物著有著無愈去愈遠聖人看得世上只是一物極明極親無一毫障礙以此心意澈地光明纔有動處更無邪曲如日月一般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學問到此處天地皇王都於此處受名受象不消走作亦更無復走作那移去處故謂之止自宇宙内外有聲有形至聲臭斷處都是此物貫澈如南北極作定

盤針不由人安排得住繼之成之誠之明之擇之執之都是此物指明出來則直曰性細貼出來則為心為意為才為情從未有此物不明可經理世界可通透照耀試問諸賢家國天下與吾一身可是一物可是兩物又問吾身有心有意有知夢覺形神可是一物兩物自然㸔然摸索未明只此是萬物同原推格不透處格得透時麟鳳蟲魚一齊拜舞格不透時四面墻壁無處藏身此是古今第一本義舍是本義更無要說亦更不消讀

書做文章也　問前説萬物一體未免是儱統説話周程説敬延平説靜唐虞説中此中皆不著一事一物如要靜觀未發氣象又放不得胞與念頭具云賢説極好未發前不看得天地萬物已發後必為天地萬物所倒此處格透縱有蔽虧是天地萬物影光相射　問時時守中與時措之宜是一是二具云聖門喫緊入手處只在慎獨自不睹聞自未發以至已發隱微顯見何時離得中字何時分破得中字聖門不把和字硬對正是聖

門明眼明手如小人便要通方隨時變化以此於中庸上看粗了　大抵戒慎則時時做得不戒慎則時時做不得擇乎中庸不能朞月者畢竟於隱微去處工夫不到隨他說時中變化或只管是刻刻獨知再勿隨他横生手脚　人心頭學地須積精而成如一片日頭晃赤赤無一點昏昧團團天中只一片日子日北則晝長氣熱萬物皆生日南則晝短氣寒萬物皆死觸鹵而出則為雷霆廹氣而行則為風雨餘光所照以為星辰餘威

所溥以爲潮水爆石爲文融金爲液出入頂踵照於心緊如此世間無一物一事不是日頭串透人生學問精誠常如此日然後能貫串六虛透徹上下千里萬里無有障隅如便到十世百世更無芥礙稍不如此雖杵針鐵線穿鑽不來何況銅城千室内外　問上下四方覆仰圓成如何說一矩字既是矩字如何貫去某云此事只有管仲曉得曾參用得管子云大圓生大方大方生規規生矩矩自四方從大圓中五變出來生人生物生

四肢百節禮樂𠒋象無人曉得顔子問目夫子把四勿與他版版整齊他人一毫用不得曾子以忠恕兩字代之漢初儒者把大學中庸置禮書中是聖門奥義今人抽出以為心學如一方甎磨作圓錢又於矩中再變回去是樂律中自黄鍾子聲五變之後再起清音也古人為學立一字有千種奥義追尋將來所以發憤為得不厭今人為學極好是賣弄得去所以自家亦厭薄了今如賢看到矩字此是管子所謂大圓初生時如一印璽

千聖相傳尚有手法孟子所謂巧力一聖難傳譬如一物渾圓勾而股之此之謂絜絜是絜而使方一物四方率而圓之此之謂率率是率而得圓一物方圓徑而通之此之謂貫貫是貫而得一聖人只此三法提挈天地裁成萬物舉其形迹似云準繩規矩推其巧力便是撓搏兩造創立精光三千年來無人解得但恐言之又生許多口涎費人砭剝不如囫圇大家看四書去也　問性體穆然無思無為中庸便說戒慎恐懼此是後天存

省之功是先天流行之體其云人須曉得人不是天性不是道人若是天便亦蒼蒼茫茫遠無紀極性若是道便亦隨人軀裏弘闊不來所賴聖人居敬存誠時時看得人即是天性即是道所以禮樂文章節次生來成個變化昭明外道大錯只說天字更不看地看人更不知天上日月星辰如何安頓天上有個日月星辰人面上有個耳目口鼻只此便須戒慎豈得無思無為如是未生以前何消探討程伯子所云極上更不須說也成周

盛時公卿士夫個個知學如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雅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夫子乃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吾儒著眼只在各正不已中間未到於穆變化上去切勿云毛髪骨節俱是虚空也　問中庸以性明道揭一誠字即如老氏所謂其中有物者窈冥之内信有此物則元素所求差别不遠如何刋落兩家且如所論退藏寂感何思何慮難道無存省流行之别某云洗心退藏此中更為何物寂感遂通此外亦

有何物只如憧憧往來此時戒懼已爲晚矣人身自牀几上下何處不空頂踵豎來何處不實空實兩事切不須說只看日方出地上萬象昭明雷在澤中萬物宴息泛泛說虛中寶藏猶入古廟中見鳴蛙以爲精怪也如是至誠人只管肅衣冠一揖而退耳　讀書人莫苦紛囂莫喜空寂只是不驕不諂不淫不濫如駕安車導坎過橋常覺六轡在手雞犬放時亦在家園何須建鼓問聖門之學不過博文約禮如是三千三百之禮包舉

詩書夫子自少到老定奪不盡如是無文之禮此是入手便當尋求豈容留為後著某云覽看一部禮記纔信得儼若思抑先信得儼若思然後去看一部禮記耶真讀書人目光常出紙背往復循環都有放光所在若初入手便求要約如行道人不睹宮墻妄意室中是亦穿窬之類也　聖門體道在鄙夫面前說孝說弟說敬說誠說仁說義得了一個個個貫得只是學便不同也如要學孝學弟學敬學誠學仁學義亦何處貫串不得試

問諸賢周公仰思待旦夫子發憤忘食此豈謂恕字擬議不透耶讀書人再不要傍聲起影如夢蕉鹿無一是處　問一是何物多是何物多一相生又是何物易曰動貞夫一此一字與貞觀貞明何處貫串朱云凡天地貞觀此是氣象凝成在學識中做體幹自在日月貞明此是精神所結在學識中做意思回環有此兩樣理氣萬千費千古聖賢多少言論唯曉得兩極貫串貞一而動天地日月東西循環總此一條走閃不得四顧星河

烟雲草木都是性道都是文章至此便是要約問如此

體會猶在太虛空際如何探討自家消息如要事事物

物求個太極雖古敝齒落做不得學識漢子如何會到

一貫田地某云賢看兩極果落空虛天地日月何由不

能傾倒須信兩極只是一條控持天地軏轤日月觀是

此觀明是此明不須就他顯求形象細認聲香問如此

看一貫到有一物貫串中間如轂之與輻四旁中央等

是一物何由能得終古無敝萬物同原某云吾生在天

地中間盡天地中事何須怪天地有物也問陰陽變化離不得多二五絪緼說不得一生初既不須說復命又不容談何苦於一多上往反辨折譬如西銘數行該括許大曉得此意亦省多少言語豈有聖門諸賢當日未解西銘意思也其云西銘極好然如一詩六義春秋三徵禮樂五處中間變現千億無涯如何包裹得住籠統話再勿說如且學識看他後來終是緩綆穿石如要把柄體會詩書終是傀儡線子也　問此道只須靜觀久

當自徹古人常說外照終年不見一身内照移時能見天下聖人學問只是致知致知前頭又要格物如看萬物果是萬物此與未嘗格物有何分别如看萬物不殊一物此知豈復萬物所量譬如鏡子十分光明自然老來老照少來少照豈必豫先料理面孔耶某云從來論說唯有此徹聖人一貫只是養得靈湛看得無限名象從此歸游首尾中間同是此路如信得盤古世界便有詩書亦信得周公制作初無文字也只為此處浩瀚落

空要原本擇執與人持循便說天下言無多子行無多子使天下文人回頭捫心與初讀書人了無分别耳

問學識原頭果是格物此物條貫初甚分明聖人教人先知後慮如此知字定是不慮之知若知便有慮便膠擾一番何由靜定得來想此止字即是靜定本領知字即是靜定法門靜定生安靈晃自出百千學識俱從此處發亮銷光也某云果日來說此唯此說得透一貫如大發樹萬葉千枝不離此樹學識如花葉隨風映日不

離初根即此是本末條貫不爲鳥語蟬啼所亂問此一貫處初不說出本末既有本末是一樹身如何貫得萬樹且如格物物格可是就身心意知看出家國天下纔有下手抑是把情性形體與飛走草木様做一團纔有識路也某云只要知至知至者物不役心知不至者以心役物貫不貫在此　問教即學識性即一貫教不過明性學識亦不過明一貫而已中庸稱誠明合體此明字與博聞强記殊科何不直就誠處教人下手翻說學

識令人終身在言語文字上推求某云不說言語文字安得到無言語文字上去譬如一性便有二五氤氳健順保合千聖萬賢詮譯不透莫說無妄兩字空空貫串便與天命相通也　某少時初到郡中在張汰沃齋頭蔣先輩以册使抵家一日過訪便問山下有天取象大畜如何講論某時空踈但以臆對云山下有天想是空洞如乾與咸合成元谷以此興得寶藏應出神聲如是實然亦生成一物不來把前言往行蓄在何處先生亦

謂有理及後歸家見輔嗣舊說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此便是大畜之象爲此慙愧至於累日今見人講論輒想此語見有學問處便想此事如精氣自是山川游魂自是雲雨山川不變雲雨時興人與鬼神同是一物夢寐云爲同是一變遡他原頭精游之際學識同歸若條段看去精氣亦貫得游魂也易說人雖龍蛇同是精義莫於此處分人分鬼沓秋水說鬼神聽人猶人聽鳥只此兩語十倍分明　吾人本來是本精微而來不是本

混沌而來如本混沌而來只是一塊血肉豈有聰明官竅如本精微而來任是死去生還也要窮理讀書夫子自家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又說不知老之將至一語下頭有此三轉如是為人自然要盡人道如是好學自然要盡學理孟子說盡其心者只是此心難盡每事只領三分知不到好好不到樂雖有十分意量亦只是二三分精神精神不到滿天明月亦是襆被身意量欲窮四處雷霆自有一天風雨切勿說雲散家家春來樹樹

也　性道與仁如何言說鼓舞不倦只是文章孟子亦說樂善不倦古今多少聖賢不敢於江漢源頭酣歌鼓掌柰何動指蚕虱以為車輪也　諸賢都問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中間實指何物某亦未嘗分註子貢有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有好古敏求四字豈患空歧錯下心目　問孔顏得力發憤忘食是何事欲罷不能又是何事不過此一點知光包天括地自家本性與萬物相盪併力趕上教休不休工夫

淨時覺日朗天空任飛任躍無論敏求博約俱著不得自有一段活潑的地孟子說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正是知至的光景今人不識致知入門空把孔顏樂處虛貼商量無論拾級循途不得即兀坐靜參不得也某云如賢說都不是疑難昔湖州問程叔子直以誠正立論於此知字尚隔一層伯子見濂溪重證所學亦未嘗一口道破今日說是性光無量與萬物相映從此更尋實義不落慧空始信曲肱蔬食不是黄虀數根弄風吟月亦

不在頭巾話下也　天命兩字如何是命之於天率性兩字如何是率之於人天人中間承接一路有覺有知果是何物從此推求覺造化之跡二氣良能皆是誤認了　問齋明盛服算得未發大本抑看作已發達道耶某云此處喜怒哀樂都無著處直是撓摶天地屈伸萬物宇宙形聲一出一歸了無竟處算作陰陽頭腦極處藏身　上知下愚俱是積習所成積習既成遷改不動如他性初何曾有上知下愚之别　問致知格物物不

曲不直易稱龍蛇之屈精義入神禮稱物曲本天殺地鬼神體物聖人曲成正在此勾萌處實致力此處隱微未顯未見然到顯見却無復致力之處正在獨知處衷曲自語事事見得自己不是有一兩處鬱崒未達盡力托出便是誠明路頭　克治與存養非有兩樣工夫此道初無繆巧但就日用平實細心今看夫子言終日言遣次顛沛富貴貧賤是何等平實何等綿細更要想他前頭便是懸空理會也　問陽明先生云致知各

隨分量所及如樹有些小萌芽只把些水灌溉不要浸壞了他論此良知根芽與草樹不同落地光明貫天徹地聖愚之分只有保喪而無增減豈有只此端倪怕人浸灌的道理其云說則如此說何嘗見有良知落地光明陀陀爍爍也學者如提燈燈亮時自謂眼力甚明燈滅時雖一身手足亦不能自信也要須學得此光與日月同體低頭内照不失眉毛　責者仁之色素者仁之地也有此素地隨他繪出富貴貧賤患難造次顛沛如

一大副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屈折動靜恣態横生只見可樂不見離異耳學人無此素心便每每出位出位者如借人倩盼作我笑目纔動此想便是哇淫　問性從心生中庸言性不言心此何以故人身中靈覺便是天又說知性了纔知天此中豈有分别乎其云盡處則無分别若不盡者勺水海性隙照天光終難說得分明也有意思人再勿傍影起形牽扯字義　問紫陽云知性即窮理之事窮理便向外去知性抵中尋此理如何理

會某云紫陽學問得力在此自濂溪以來都說性是虛空人受以生耳紫陽始於此處討出二五合撰事事物物皆從此出如曉得事事物物皆禀於天自然盡得心量盡得心量自然性靈無遺　問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氷此語如何某云横渠不作此說作此說者猶程門氣質之論耳横渠云氣質之性君子不謂性也又云海結為氷氷散為水氷泡聚散而海不與焉此處說氷才水性亦猶外道說鐵火電光非實論才性也又問五行

於陰陽各有偏屬則禀受不同自有善惡何謂無那其云如此五吏之才何關帝天之命　問如文箕之蒙難孔顔之阨窮似皆理不勝數不知兩者孰為有權抑豈並行不得軒輕與其云凶吉生大業陰陽奇偶窮達壽天總是德業必經之路如使聖賢都要富貴都要壽考則文象無陰蓍莢無奇也夷齊顔冉龍比由賜八人生死天下窮奇然無八人盜跖彭籛比屋而是也吾門以數明理以理明數除却理數性地自明不干管郭之事

約到不二約到不遷便把一生博文工夫納於無文上去吾輩過失不多只在浩博一路収拾不下如實見不二不遷卓可葳神立命雖百國寶書九千經誦何能滓人見聞顔子屢空又問為邦直是何物不知夫子說出夏時四事淫佞二端直是何故以此認聖賢實有不空不竭所在纔有學誨默識來往路頭譬如虛寂不動感而遂通又有應問如響疊疊變化豈可說天生神物亦有虛閒不干人事耶易本虛寂說出吉凶同患孔顔

禹稷本是空洞説出飢溺由己此是空中所藏竭復歸空　某少時初讀論語問先生云頭一頁書孔子只教人讀書有子如何教人孝弟孔子只教人老實曾子如何教人省事聞者大笑某今老來所見第一件猶是讀書第二件猶是老實凡人人自是聖賢自有意思只要致思學者如鑿井美泉難遇見人讀書長年喫土若不致思泉脉何來　命中不著一物本來自足初無空殖可言無空殖故無得失無得失故無億無忘只是清虚

淡薄則與命較親卜度經營則與貨較親耳世人言命都在得失一邊所以有殖有億有氣數人事之差哲人言命在清虛一邊所以無殖無億無得失當否之處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明推歲成此即見天之命　受天之命便有心有性有意有知有物難格有知難至物理未窮性知難致定後之處去億一丈去空一尺空是物格無物天命以前上事億是因意生知人生以後下事屢空是天人偶照之間屢中是物理偶照之間譬如一事

當前有是有非有得有失屢空人只說我生以來與物平等初無是非初無得失屢中人便說某處是非某處得失至人看來安處之中萬物畢現空亦不空中有不中是非得失如天命然一絲一毫洞見難逃如此便說屢字不得說無不中不得無不空不得所以說空 問先正嘗言道如覆盂本空無有射者即言無有未嘗不中然却多一射某云此言近似却不是也豈是顔子射覆自一至十常說出空子貢射覆自二至一常無不中

耶道該萬有還未嘗有空者得他還元一路十中八九億者得他發生一路十中二三子貢於萬有路上見得七八只是格物物還未格顏子於元無路上見行八九巳是物格與知至為隣耳他們常說世儒只曉得格物不曉得物格正是此樣又問億為格物空為物格則格物物格中間亦距千里耶某云箭開時萬里同觀箭到時只一鏃地巧箭莫射高棊莫着射是巧力所生億是明聰隙現難道靜觀動照不是一樣神靈只是靜觀無

礙動照易窮耳　命之有理與氣如人之有形與神合下併受無有分層順則都順逆則都逆善作家人說他餓死他亦要仰拾俯掇善讀書人縱是頑鈍他亦要旁稽博覽有此一途纔見工夫為道教之本如論天命原始則只是饑食渴飲不學不慮清明在躬志氣若神如看得名利亦淡才情亦淡自是理氣兩路俱清如看得名利亦不淡才情亦不淡自是理氣兩路俱濁也

人生只此精神先要拿得堅定在堅定裏充拓得鬆便

是得力受用只是點點滴滴在聖賢理路辨其生熟耳一日之間心眼拿定不走錯路不放工夫不趕枝葉又不枯寂作事使他精神在在灌注隨其所見在在會心便是絶大成就　人有已便不仁有已便傲傲便無禮無禮便與天下間隔無已便細細便盡禮盡禮便與天下通克己者只把已聰明才智一一竭盡精神力量一一抖擻要到極細極微所在事事物物俱從理路鍊得清明視聽言動無一是我自家氣質如此便是格物物

格致知知至耳所以天下更無閒隔更無人説我無禮便是天下歸仁　天下事物稍稍著色便行不去只是白地受采受采如水一般色味聲文一毫不著隨地行去無復險阻江河之礙富貴貧賤患難一毫著心便是不素便行不去素字只是平常戒慎恐懼喜怒哀樂一切安和常有處淡處簡之意凡意不誠總由他不格物不格物所以不格理謂萬物可以意造萬理可以知破如到不造不破去處生成一個龍蟠虎踞不得支離漸

漸自露性地所以說是物格知至　濂溪云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如濂溪此語猶是未嘗格物天下無無動無靜之物有常動常靜之神中庸一部說天地夫婦鬼神通是此物知獨者該萬知萬者還獨知一者該兩知兩者還一如是格物工夫只從兩端細别立剛與柔立仁與義原始要終知終知至只此知能便是聖人之所斂衽鬼神之所彈指矣　性涵動靜只是中和任他萬物無

情無識有氣有知都是中和生聚得來蕃變得去中和藏處只是一獨如萬物歸根蟄伏時候個個有戒慎恐懼的意思中和顯處只是一節如萬物専條生育時候個個有議度數制德行的意思無過不及不驚不怪雖虎兕龍蛇蜂蠆鬼蜮於君子性上有何隅礙此理極是尋常只自家性地看不明白耳自家性地看得明白凡人照物動静一般自然喜怒不傷哀樂得度萬物伏藏與他共獨萬物蕃變與他同節雖有氣質情識種種不

齋都為性光收攝得盡　作用是性光包羅是性體如說中和則無復體用分處　問萬物看來只是好生惡死天地亦是生物之性孟子說盡心知性想此好生之心充拓得盡便是性體與天地一般其云此處極是但有不同凡物有性有情有命好生惡死是萬物之情方生方死是萬物之命或得偏而生或得偏而死是萬物之性虎豹之有慈仁蜂蟻之有禮義魚鼈草木之有信智具種種性與人一般只是包羅充拓全藉吾人大壯

說天地之情無妄說萬物之性天地乘時無一非禮之動萬物純質無一詐偽之萌人能盡此兩端便是參贊手段　情是性之所分性是情之所合情自歸萬性自歸一　古今唯有周孔思孟識性字楊荀周程只識得質字告子亦錯認質字耳易云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善繼天地性成萬物繼天立極是性根上事範圍曲成是性量上事善是萬物所得以生性是萬物所得以成猿靜狙躁貓義鼠貪豸直羔馴雁序雉介此皆是質上事

不關性事如性者自是伊得以生伊得以成入水入林能飛能躍的道理此是天地主張不關品彙能盡得天地主張道理何患萬物陶鑄不成　問未發以前性在天地之心已發以後性在萬物身上自家胸中有何生成安頓天地萬物去處其云未發前性亦不落天地已發後性亦不落萬物只是自家看得天地缺陷萬物顛踣便惕然如墜性傷生一樣此是我自家繼成本色問如此則是心也云何是性其云若無心如何認性得出

問性得天地之始不假思慮纔會中和如心動便著物便費操存猶之分晝便有陰陽如何更以太極陶鑄萬象其云意自分陰陽心以色太極情是爻象全圖從心起手從意分義耳　身心原無兩物著物便是妄意意之與識識之與情情之與欲此類皆附身而起誤認為心則心無正面亦無正位都為意識情欲誘向外去若論格致源頭要曉得意識情欲俱是物上精魄不是性地靈光也　天備二氣五行留不得一點雲霧雲霧盡

淨經緯盡呈纔見天之正面風雨晦冥日光常在入吏出晉明體自存此便是盡存正在的消息人曉得天之與日纔曉得性之與心曉得盡存正在纔曉得本體工夫不已無息格得此物十倍分明始信得意識情欲是心邊物初不是心風雨雲雷是日邊物初不是日性之與天皆備萬物不著一物心之與日不著一物乃照萬物只此兩物原無二物知此一事更無他知　必有事焉而勿正正字說文反正為乏篆書正與已相近當是

忘與己之誤也有事勿忘如不忘之祀之忘有事勿已如純亦不已之已則義暢而語順矣　問忿懥等項皆由身起則是正心又先要脩身了如何是正心要著某云如從心起則是要著如從身起則是後著也知見覺聞皆從心起情欲畏惡皆從身起人從此處看不分明所以顛倒如看得分明則腑臟官骸個個是性光所攝身心修正豈有兩路工夫　人從身上求心如向國中覔王終為權貴所亂從心上求身如坐王位覔國只覺殿

字隨身忿懥等項所不得其正者只是覔心脩簡不上戒慎恐懼所能得其正者只是從心覔身隱顯分明也外道七處徵心只說得意邉諸路未曾就心中看得入夷出晉赫赫如常　須就夢寐中閙認出神之非形情之非識情形動處其實非心神識靜中未必是性再破神識以納心端重合形情以歸性始如此十年洞見天地日月星辰纏有定靜田地聖人仰觀俯察遠近類物都是坤道所以必用坤道者人生托足便在裏面開口

便是學習只有敬義直方不消學習亦要從静辨中來不從静辨中來便有無數風霧遮蓋上面氷霜之禍都由學者自為豪傑處心不學積漸所成有此不屑下學一念直至亂臣賊子亦做得去有此專意下學一念直至天地變化草木蕃亦做得去草木托根於地一曲一直禽鳥孚化於轂載飛載翔當其用力只是本色一日變化皆不自知江水就下河源出山匹夫匹志星蜺變天此事豈人思想所到　釋老只是不學無尊道工夫

使使後來講張為幻如當時肯學踐迹入室豈能貽害至於今日　問不知人在敦化中間抑在川流裏去某云如此問亦希奇察天察地不礙飛躍是敦化上事鳥以空為實魚以水為空是川流上事也聖人以天地觀身以事業觀天地作用凡世間有形象者都是吾身文字有文字者都是吾身文字註脚過此以往只是魚鳥事業　太極與陰陽總是一個動極處正是不動所在曉得此理所以隨寓能安入羣不亂不要光光在静坐

處尋起生義問人不能如仲尼都在小德中沿流赴海而已西漢以來文章人才各不相似恐别有氣化在裏面吾輩圄之而不知耳𣇃云氣化山川皆能圄人只有心思通徹天地仲尼在未學前只是忠信美質加五十年學問便在堯舜文武前頭只恐忠信無基為有無終泰盈虛所蕩耳　問認得初體分明只一主靜便了如何又著敬字𣇃云純公亦言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人都於靜處著動天都於動處見靜除是木

石纔得以靜為體問若看誠字直於靜中看得分明某云不是敬了那看得出上下鳥獸蟲魚草木個個是誠個個與鬼神同體要就靜中看他根胎只得百分之一問如是敬者却把上下鳥獸蟲魚草木都作天地鬼神看耶某云自然是如此問釋家可有此意思否某云他看作石火電光那得有此意思　鬼神兩字只是不睹不聞中有睹聞只此便是致知便是格物却借祭祀來說耳大學首傳便說此謂誠於中形於外這個鬼神去

别小人之肺肝中庸下段又說誠則形形則著這個鬼神去賛聖賢之功德世間只此兩種鬼神皆在不睹不聞有共睹共聞之妙在與知與能有不可知不可能之祕算來只是人心實有此理動而為意此意不誠便有許多邪魔陰慝變現手目此意一誠便有許多神明聖賢當身顯現知之者以為天命人性不知者以為精氣游魂　問中庸不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言誠不於天地鳶魚言誠獨於鬼神言誠果如程子所謂天地

功用造化之迹乎其云程張所説鬼神是天地以上事中庸所説鬼神是人身以上事心如火也火輒有影天地以生物為心生便有屈伸入身以交物為心物交便有隱見都是實形取影或正或倒或遠或近在天為災祥在人為寤寐在日用為聽睹形聲極奇極怪極平極常心力大者看鬼神亦大心力小者看鬼神亦小精者看精粗者看粗善言鬼神者莫過於易括之一言曰以齋戒神明其德其實只是誠字不誠的人看子臣弟友

天地鳶魚亦無一物誠者看天下無形無聲無手目無肺肝所在個個是我心光所照所以能酬酢一世變化天下問如此看來祭祀之鬼神是爲人心寫照卜著之鬼神是爲人心傳響有形寫照者見之於祭祀有聲傳響者見之於蓍龜何處是性命所在某云此無形聲者便是性命所在問若此者都是意意生想想生妄如何得到至誠所在某云如此纔要誠誠意只是愼獨愼獨者自一物看到百萬物現有承受只如好色惡臭感目

觸鼻自然曉會不假推求所謂知至知至便是明誠

問易稱何思何慮聖人不慮而知要此能慮何用其云

極星不動處纔能轉為它能轉使天下星辰河嶽都有

奠麗如不能轉日月經緯如發車釘何處得明亮來

人都說獨中無物曾子說獨中有十目十手人都說皮

面相覷夫子獨說肺肝如見以此見肚皮蓋屋都是晶

亮東西容隱不得一物半物好色惡臭自是人間第一

大件物知相觸萬法緣由俱從此起人如曉得皴血交

心聞香捫鼻便曉得四體百骸個個有知不從物來不從意起如曉得屋漏透光肝腸掛面便曉得瓦礫皮膚更無一物細不能掩大不能藏只此誠意一章更無餘義　氣有清濁質有敏鈍自是氣質何關性上事如火以炎上為性光者是氣其麗於木而有明暗有青赤有燥濕是質豈是性水以潤下為性流者是氣其麗於土而有輕重有晶渟有甘苦是質豈是性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是天地之性亦就理上看來故曰天生蒸民有物

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不曾以二氣交感者稱性也就形色看出天性是聖人盡性之妙看天下山川草木飛潛動植無一不與吾身相似此從窮理格物來　問天之有氣數亦猶人之有氣質性無所麗麗於氣質命無可見見於氣數故言氣質而心性即在其中言氣數而天命即在其中不可分天命為理氣數為數猶不可分性為理氣質為質也其云說合一處何甞不合說精微處自然要條段分明說氣數則有災沴之不同說天

命則以各正為體說氣質則有智愚之異等說人性則以至善為宗氣數猶五行之吏分布九野與晝夜循環猶人身之有脉絡消息天命猶不動之極向離出治不與斗柄俱旋即人身之心性是也心性不與四肢分咎天命不與氣數分功天有福善禍淫人有好善惡惡中間寂然感而遂通再著不得一毫氣質氣數不睹不聞無聲無臭只是性命宅子於不睹聞處見睹聞於無聲臭處斷聲臭纔是宅子上認著主翁凡說性命只要盡

心者不欺本心事事物物當空照過撞破琉璃與天同道四圍萬里不見浮雲　萬物都有個真源知所由起知所由止知擴知充此一路火光如從電來則是隔山雷影不是本光如從燈來則是竈下吹灰不成獨照只此一物通透萬物要在意識情欲邊頭認它如借電燈以準刻漏也　天下只是一物更無兩物日月四時鬼神天地亦只是一物更無兩物說是兩物者人所不知龜亦不知著亦不知了說是一物者何以人所不知龜

又能知著又能知只是人多思慮如泛海洋泛看流星無復南北到有一定東西範圍不過曲成不遺兩膝貼地一日一夜周行十三萬里若竟此言只恐世人吐舌也要知天地只是殻子日往月來寒往暑來只是脉絡周行大數無數聖賢只為天地療得心痛　問物來觸心知以虛應知往接物意緣觸生虛觸之間依然無物豈應心裏有物藏知某云如此則天地間盡數是物何獨爾心無意無知須知爾身的有自來又知爾心的有

自受止涵萬物動發萬知函葢之間若無此物日月星辰一齊墜落譬如泓水仰照碧落上面亦有星光下面亦有星光照爾眼中亦有星光若無此心伊誰別察又如璇臺四臨曠野中置安牀日起此亦不起月落此亦不落漢轉斗廻此不轉廻依然自在打破大地二萬一千里這個心血正在中間為他發光浮在地面要與山川動植日月星辰思量正法也此處看不明白禮樂詩書都不消說　知意心身生千萬物此千萬物各印爾

知此是博約路頭通天徹地　月自不殊因眼異色既有異眼亦生異舌孟子說不動心告子亦說不動心同一輪車有生有死詩說皇皇后帝佛說衆鬼夜叉同一空中有精有怪吾儒戒懼只是仁人孝子事親事天之常如無此心只是鬼奴風憒之具畏敬有所恐懼正是明淨天中辨出雷根雹子如是無風無雨何人不說天晴　或問云虞廷說人心道心已犯兩路何處是太極定針具云人心道心猶之天道人道天道極微難得不

思不勉只要人涵養漸到從容田地使微者自弘人道極危難得便精便一只要人擇執漸到誠明去處使危者自平不是此一心便有理欲善惡俱出性地也或問云如此中原無兩路何為人著擇執費許多圖維某云都是向善一路但須擇執乃中中乃精精乃一如不到精一執中猶近遠路頭如何立命立教或問云如夫子說性相近便還有周程意思某云不然譬如桀紂無羣小青藍其初亦近於堯舜此處便是性善决說不得堯

舜無禹臯護持必至於桀紂也繼善成性是天命合人的道理繼志述事是人道合天的道理譬如祖父遺下產業此都是極好意思到其間田土佳惡物產精粗便是肥磽氣質上事如何說祖父意有善惡也大滌間業下段同

劉器之嘗說格物反覆其手曰只是此處看不透故須格物此是從克己處入手於形色看到天性上是直捷路頭邵伯温亦說格物云先子内外篇只是萬物皆備於我學者格物只看易詩書春秋此是從博文處入

手於理義看到至命上是漸次路頭古今學者只是此兩路顔子喟然之時才情未竭夫子誘他於文禮上作工夫及至才情竭後鑽仰莫從仁義禮樂漸成墮黜看一身聰明都無著處此是復見天心時候學者須兼此兩路工夫莫作南頓北漸誤墮禪門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六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

餘姚　黄宗羲　撰

諸儒學案下五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金鉉字伯玉其先武進人後籍順天崇禎戊辰進士就揚州教職轉國子博士陞工部主事奄人張彝憲總理户工二部欲以屬禮待司官先生累疏爭之遂引疾歸

龔憲奏彈落職讀書十二年甲申二月起補兵部主事廵視皇城賊陷大同先生請撤宣府監視中官恐於中掣肘不無僨事之虞咼任撫臣賊騎未便窺宣也不報已而宣之迎賊者果中官杜勳也京城失守先生朝服拜母而哭曰職在皇城他非死所至御河投水而死年三十五母夫人章氏亦投井死初先生廵視每過御河輒流連不能去嘗歸以語弟至是而驗先生卒後家人簡其書籍壬午七月晦日讀邵子記其後曰甲申之春

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弗內退若苦衷遠而弗滯外

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没吾世先生未必前知

然真識所至自能冥契投水不足異也先生曾問學於

蕺山先師其過其家門巷蕭然殘杯冷炙都中縉紳之

士清修如先生者葢僅見耳

語錄言動便要濟人利物靜中中正和平之意為之根

不得自淪枯寂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

退凶者乾乾不已惟進德修業為然　周子曰動而無

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懼於不睹聞靜而無靜也言行之謹信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謹信也其皆神之所為乎其即所謂天理乎　敬之至便是仁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即萬物皆備於是矣存養省察四字盡了聖學致知力行總在此四字中矣外此而他求不支離便懸遠　湛然無一物時大用在中也宜存養而勿失萬物各得其所時全體在外也宜省察而不著所謂一以貫之者也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為此不可生厭棄

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强要生出事來此便是憧憧往來　有一毫從軀殼起念雖參天贊地之事咸是已私不必功名色貨有一毫物我隔膜即知元知妙之胸亦錯認本體馴致害物傷人　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正宜提出主宰令本體不為他物所勝此處工夫較之平常百倍矣不然平常工夫亦未到妥貼處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有善可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金聲字正希徽之休寧人崇禎戊辰進士改庶吉士已巳十一月京師戒嚴上焦勞失措先生新被知遇不忍坐視因言通州昌平為京師左右翼宜以重兵犄角天津漕糧湊集防禦尤急未敢為見將足任也草澤義士曰申甫朝士多知之屢薦未用願仗陛下威靈用申甫練敢戰之士以為扺亢擣虛之舉疏入立召申甫授都指揮僉書副總兵以先生兼山東道御史監其軍申甫

本遊僧嘗夜觀乾象語朝士云木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恐在踰旬未幾而兵動故先生信之申甫造戰車既倉卒取辦而所給軍士又多募自街兒丐戶十一月丁卯以七千人戰於蘆溝橋來師繞出車後車不得轉全軍覆沒先生亦遂謝歸流賊震驚先生團練義勇以保鄉邦癸未春鳳督馬士英調黔兵勦寇肆掠新安先生率鄉勇盡殲之士英劾奏有旨逮問先生於道上疏言士英不能節制兵卒上直先生名復原官會母卒未上而

國變福王陞右僉都御史先生不出士英深忌之凡馬阮所仇之君子多避地焉國亡後先生城守如故及新安破執至白下殺之賦詩云九死靡他悲烈廟一師無濟負南陽讀者悲之南陽乃思文初封地也先生精於佛學以無心為至其除欲力行無非欲至於無心也充無心之所至則當先生所遇之境隨順萬事而無情皆可以無心了之而先生起爐作竈受事慷慨無乃所行非所學歟先生有言不問動靜期於循理此是儒家本

領先生雜之佛學中穿透而出便不可為先生事業純是佛家種草耳然先生畢竟有葱嶺習氣者其言逆境之來非我自招亦是天心仁愛之至未嘗不順之而順乃不過為無可柰何而安之若命作一註疏聖門之學但見一義字義當生自生義當死自死初不見有生死順逆也

天命觧譬之水焉性猶水也道猶江河也性之於道猶水之必就下而行地中為江河也言本天命猶歸大海

也無以壅水而自行地非率性之道乎有以濬地而後達水非脩道之教乎功績為水而用力在治地教指為性而用力乃在修道　天命也性也道也一而已矣不能必天下無不離道之人而能定天下有必不可離之道道有時而可離則性有時而可不率也性有時而可不率則天有時而不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有時而不命則萬物或幾乎息矣然則中庸曷不曰性也者不可須臾不率也可不率非性也書曰天有顯道厥類

惟彰天命之性人所不睹所不聞也立乎所睹所聞之地而達於所不睹所不聞之天者則為道術之乎此而後其離合之故可得而自見也其於天命順逆之故可得而自明也其言亦猶之曰天命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云爾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盖為虛位非有實體也道之為言猶云萬物各得其所焉爾物有萬變而必隨時變易以咸若吾天命之性此即不變之道也水無分於東西以及萬方而必不能無分

於上下其所謂下必至於海而後息物無分於剛柔陰陽仁義緜兩端以及萬變而必不能無分於道與非道其所謂道必至於天命而後已人可須臾離道是水亦可須臾而不行於地中也須臾離道是則須臾而自絶於天自隕厥命也而安得不戒慎恐懼　此所不睹所不聞人以為隱微耳不知天下固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也惟此隱微為至顯至見也且自此隱微而外無復有見焉顯焉者也惟此隱微為獨顯獨見也如鏡現象

全體一鏡離鏡體别無影象可得故君子慎之慎之何也人之於天命有若無覩焉者矣若無聞焉者矣進而求之戒慎焉其將覩所未覩恐懼焉其將聞所未聞而未也惟此一實餘二非真瞪目而視之無非是也傾耳而聽之無非是也無别覩也無别聞也有别覩焉有别聞焉即謂悖天而褻命也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此爲慎其獨也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至於四而大變備矣寒熱燥濕物之情也春夏秋冬天之時也

人具一天命之性而感於物有受有不受受之為好不
受為惡故大學舉好惡繇是而析焉喜者好之初也樂
者好之竟也怒者惡之初也哀者惡之竟也於是有四
四性舉而性之大變亦備矣故中庸舉喜怒哀樂人之
所以靈於萬物者以其喜怒哀樂之性能自主而自繇
也其所不受物莫能強納其所受物莫能強奪也所喜
所怒所哀所樂之事雖因乎物而能喜能怒能哀能樂
之具實係乎我忽喜忽怒忽哀忽樂之態雖存乎人而

應喜應怒應哀應樂之則實本乎天本乎天者惟其本無喜本無怒本無哀本無樂是故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故其於未發也則謂之中而於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　喜怒哀樂之用於天下也大之為生殺次之為予奪又其下者為趨避蓋自天子以至庶人其大小不同無不皆有以用之也喜天下之所喜怒天下之所怒哀天下之所哀樂天下之所樂　如此則其所喜樂必其有便於天下者也其所哀怒必其有害於天下

者也而天地位矣萬物育矣　形而上者謂之天形而下者謂之地故其神明之屬求其所自則舉而名之為天體質之屬原其所自則總而名之為地故夫可覩可聞者皆地之屬也其所不覩所不聞而為覩聞者則曰天也人之生也稱受命於天而不稱受命於地極德之至也稱上天之載而不并稱天地之覆載命無二受尊無二上也論量陽全而陰半易稱坤元統於乾元朱子曰天包乎地之外而氣常行乎地之中天不獨職覆亦

具兼載論分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惟乾道變化首出庶物至於坤厚雖德合無疆不過順承而已先則迷矣後則得主而利矣此謂定位故以地從天則治以天從地則亂

詮心古人云無一法可當情又云擬心為犯戒得味為破齋信知此事真容纖毫不得金屑雖貴落眼成翳才有一法當情須知此心全體已被障却故知諸法無論細大精粗究其極處無一而不為心害者也故事心者

必須見心見心者亦初不必别求心見去其害心者而已　才見有心便非心心盡處心體露故往往曰盡其心今學者每曰學道學無心無心境界豈是如今掩耳偷鈴死兠兠地百不思百不想百不知百不會而自以為無心耶會須此心實實盡却欲覔一心了不可得耳今人誰不曰我學無心我今百思想不起矣但一遇緣千種萬狀殊形異體紛紜而來莫知其所自豈能望古人之反欲覔一心而了不可得者耶　心既以一無愛

憎為盡矣為無心矣然則遇境逢緣一無鑑別而與為模棱與為浮沉夢夢以終其身乎曰是不然惟真無愛憎之人而後可以鑑別天下之法而用其愛憎雖終日熾然用其愛憎而實無所愛憎葢惟無心而後可以為萬物立心惟無心而後可以見萬物之心故也見萬物之心而後可以為自見其心見萬物之心為見心但自見其心不可以為見心也故必至於不自見其心而後為見心故覔心了不可得至哉弗以易矣　應須打疊

教此心淨盡無往不利無處不得用只為此心不淨盡向來及今空過了許多好時光錯了許多好事件動静者物也心不屬動静雖不屬動静而未嘗不動未嘗不静役其心於芸芸而不知此心行所無事之常住也厭其心於寂寂而不知此心周旋萬變之如珠走盤也有曰精太用則竭氣太用則敝又有曰流水不蠹户樞不朽大抵心法無所不有於天下之物雖至粗至惡無不可以喻心者於天下之物雖至精至美無一可以盡喻

此心者

應事問曰愚今時學問大約只是讀書窮理靜坐居敬

逼迫得心路稍覺開通神氣稍覺清明於此等時遇事

當前平日所棘手疑難者爾時殊有歴歴楚楚清順恬

適之意然事務之來與讀書靜坐之時相稱則所獲足

供所用有如紛紜沓至又不支矣爲之奈何或曰工夫

無間於動靜陽明先生有言不問有事無事總是幹辦

此一件事不可以靜坐讀書時作精神之獲入來應事

作務時為精神之用出去若誠如陽明先生所云則於應事作務盡算得收拾整頓精神進入之時矣又何供應不支之足云請得更疏暢其說曰人情莫不違苦而就樂故樂則生矣樂之所在不問動静期於循理雖曰在嘈雜塲中油油然也雖境有順逆事有難易而吾所以待之者順亦如是逆亦如是難亦如是易亦如是恬如貼如如未甞有變易也精神以樂且日生而更不支之是患與問曰順逆難易空談道理誠哉如所言矣請一

驗之事乎先以順逆境言之所云逆境如恥辱在於幾微可以不顧進之唾罵惡聲入於吾耳可以不聽又進之之而饑寒廹於肌膚又進之而箠杖及於軆骨又進之而刀鋸絶命又進之而鼎鑊糜沸令之必死而又不令即死當恁麽時此心能道一句順之則順乎否至於事之難易其最難者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事在旦夕危於呼吸召父簡命誼不得辭當恁麽時又能道一句易之則易乎否或曰此處正所謂順之則順易之則易者

也凡順逆境之來必有所自萬無無因而至者且如我行一事本無大過且是善行而即此一事遂以得禍此似無因殊不知我此事縱不相招我生平寧遽無一念一事足以相招者茍我生平有一事一念此我自知此一禍正適應此一事一念則此一禍正我此一事一念之藥石矣即我生平果潔淨之至無一事一念足以招此禍者則必我此一事或可謂善而實未必盡善或事善此中未必純善如精金一塊內尚微雜礦氣則此一

禍者又適為我一爐精金之猛火矣故逆境之來庸俗人盡以為適然而智者莫不以為固然也且不但以為固然而實見其有所由然不但以為有所由然而實見其為天心仁愛之至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當恁麼時夫安得而不順以實順若乃事勢之難如大兵壓境萬賊臨城時若我平時曾膺此任則定思患預防為先事之計所不必言若壞於前人則必先外度其敵内度其國上度其君下度其身實據已見所及告人以今

日所當為者而又實據已力所能告人以今日所必不可為者可以辭則推舉所知之賢能實勝已者以濟國家之事不可辭而後以身當之其當事也不可以自用自用則孤不可以任人任人則危不問其見出於人見出於已見出於智見出於愚而要其事情之確然有據可以信心而不疑者則斷而行之不俟終日疑則闕焉若其疑而不決而其事又不可以闕焉置之者則姑權於利害輕重大小之間以為行止焉其亦庶乎其不至

於大尖矣若其事有萬不可知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古之君子嘗言之矣其極不過如前所云逆境之至至於絶命而止也天下事雖至重至大至深至遠其必以次第而見次第而成如持斧析薪爇火熟食循理則治燦然指掌輕若反手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將此身交付造物大光明海中任他安置聽他成就不留絲毫牽枝蔓葉拖泥帶水夫又安得而不易乎問者曰孟子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

地之間害者逆之也難之也直養者順而易也非曰能之敬識其意願從事以終身焉後半段乃先生致命遂志之本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朱天麟字震青吳之崑山人崇禎戊辰進士其鄉試出先忠端之門授饒州府推官選為翰林院編修從亡司票擬罷官而卒先生尚志讀書好深湛之思以僻書怪事子虛烏有詮易讀之汗漫恍惚而實以寓其胸中所得有蒙莊之風焉與人言蟬聨不自休未嘗一及世事

明末士大夫之學道者類入宗門如黄端伯蔡懋德馬世奇金聲錢啓忠皆是也先生則出入儒釋之間諸公皆以忠義垂名天壤夫宗門無善無惡事理雙遣有無不著故萬事瓦裂惡名埋没之夫一入其中逍遥而便無愧怍諸公之忠義總是血心未能融化宗風未許謂之知性後人見學佛之徒忠義出焉遂以此為佛學中所有儒者亦遂謂佛學無礙於忠孝不知此血性不可埋没之處誠之不可掩吾儒真種子切勿因諸公而誤

認也

與金正希書盡心存心兩語尊旨髣提盡心一句撤倒存心下截弟瞿然疑之鄙見心只是一若處囂不雜居静不枯作止垢淨有無斷常泯然消化者即西竺古先涅不生槃不滅之妙心也在我夫子即意必固我四絶者是猶龍氏亦云真常應物常應常静此不待擬議不假思惟如如不動一了百了所謂能盡其心者與大資性人一喝放下直見本來朝聞道夕死可矣凡夫肉

圜未遽能爾所以上士教之曰曉得起滅去處生死大事方決又轉一語曰果見得起滅的是誰滅亦由汝不滅亦由汝或即盡其心不必存其心之意與弟又以見得起滅的是誰仍是不起不滅者然一時偶識得而隨緣放曠恐錯認本來或逐處發憤尋求又虞非觀自在法門故鄙見亟欲以存心為渡筏延尊旨又以着一存心便同存意譬之水上削波波何能平説得極切隱病然顧其存心何如若把一心去存屬意何辯即曰我存

心在這裏執著還類放馳皆由未識其心耳所云其心者意生不順生意滅不隨滅一切聲塵感觸遞有去來此心初何去來祇緣結習之久染著意念聲塵汩汩與波波溼水動漸失妙明是以學者要當去來現在心不可得時認出元本真靈存存又存不在内外中間一毫無起滅來去先儒强名之曰湛然虛明氣象雖然隔境想及信口說到易耳試參十二時中稍得一刻平衡不失昏散而冷便失拘檢而燥所以存心比之養火溫溫

得中良非易易若念起即除又存心中照了消磨緊着非一味向意根上扒平如以掌按波之謂也至於未發不爽其惺已發不遷其寂頭頭現成處處灑脫則又知性知天動静不失其時本等頑鈍如弟雖遇上智伸拳樹拂不啻隔靴即一棒一痕非關真痛故欲從存其心上勉强從事殊見為難若直揭盡心一句固是頂門一針然謂事理二障種種難盡何以一識認其心便能了當且其心何以當下便識認得噫中庸不可能也門人金夢

文識

虔中偶言山川草木皆有明神若將我殼子罩他頭上依舊是人　外邊色響投胸皮肉關之不住内裏情思赴物門壁隅之不能凡夫内外尚合而况聖心　痛癢即知知實不噲痛癢　當念起時憬然無起於不起處亦不求滅其唯静照有恒乎　鬼神不瞰人之形專測人之意毋意則鬼神莫知陰陽能束我以氣難縛我於虛致虛則陰陽莫冶　問身當天分地坼我在何處曰

今天地完好時那便是汝每日事事相乘一事偶歇旋又無事討事做矣此際須要常省便不多事不失事纔得事事見個性靈耳　事到頭來擴將頭頂著做去反得自由　我欲築室深山視草木開謝為春秋不問甲子或曰每年一本歷書何嘗擾汝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孫奇逢字啟泰號鍾元北直容城人舉鄉書初尚節俠左忠毅魏忠節周忠介之獄先後為之傾舍具子弟與

鹿忠節之父舉旛擊鼓斂義士之錢以救之不足則使其弟敬美匹馬走塞外求援於高陽逆奄之焰如火之燎原先生焦頭爛額赴之不顧也燕趙悲歌慷慨之風久湮人謂自先生而再見家有北海亭名稱其實焉其後一變而為理學卜居百泉山康節之遺址也其鄉人皆從而化之先生家貧遇有宴會先時蕭然一榻耳至期則倚卓瓶罍不戒而集北方之學者大概出於其門先生之所至雖不知其淺深使喪亂之餘猶知有講學

一脉者要不可泯也所著大者有理學宗傳特表周元公程純公程正公張明公邵康節朱文公陸文安薛文清王文成羅文恭顧端文十一子為宗以嗣孟子之後諸儒别為考以次之可謂别出手眼者矣歲癸丑作詩寄羲勉以戴山薪傳讀而愧之時年九十矣又二年卒歲寒集自渾朴散而象數之繁異同之見理氣之分種種互起爭長然皆不謬於聖人所謂小德之川流也有統宗會元之至人出焉一以貫之所謂大德之敦化也

學者不能有此大見識切不可專執一偏之見正宜於古人議論不同處着眼理會如夷尹惠不同微箕比不同朱陸不同豈可相非正借有此異以證其同合知康勇藝而文之以禮樂愈見冶鑄之手　忠孝節義道中之一節一目文山以箕子自處便不亟亟求畢旦夕之命此身一日不死便是大宋一日不滅生貴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　處人之道心厚而氣和不獨待君子即待小人亦然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

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患難考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問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曰陽明初亦言至善其所謂無善無惡者無善之可言亦猶之乎至善也非告子之所謂無善也　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為人而天地何以清寧故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者聖賢之事也明王不作聖人已遠而堯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　問理與氣是一是二曰渾沌之初一氣而已其主宰處為理其運旋處為氣指為二不可渾

為一不可　問性也有命命也有性性命是一是二曰性也有命是就見在去尋頭不得認形骸為塊然之物命也有性是就源頭還他見在不得以於穆為窈然之精盡性立命不容混而為一亦不容截而為二　或曰士不可小自待不惟不宜讓今人并不宜讓古人予謂士不宜過自恃不惟宜讓古人并宜讓今人無一人不在其上則無一人不出其下矣無一人不在其下則無一人不出其上矣十年不能去一矜字此病不小　問

處事之道曰水到渠成不必急性天大事總平常事成敗在事不在心榮辱在心不在事　五十守貧即是道一語罔敢失墜邇聞志是其命甚覺親切子曰匹夫不可奪志也蓋志不可奪便是造命立命處問道何在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堯舜後雖無堯舜堯舜之心至今在孔子後雖無孔子孔子之心至今在亦見之於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而已矣其消息總得之於天　念菴云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此孔門用工口訣也白沙云戒

慎恐懼所以防存之而非以為害也白沙是對積學之人說念菴是對初學之人說徒飾於共見共聞之際而隱微未慊祇自欺之小人致謹於十目十手之嚴而跼蹐太甚終非成德之君子二公各有對症之藥　連日取文清靜坐觀心閑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曰心何用觀曰為其不在也客曰不在而何以觀曰一觀之而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人生在世逐日擾擾漫無

自得尋其根源除怨天尤人别無甚事　骨月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必太明　問士當今日道應如何曰不辱身問不辱曰薛文清有言劉靜修百世之師也

明儒學案卷五十七